

呼啸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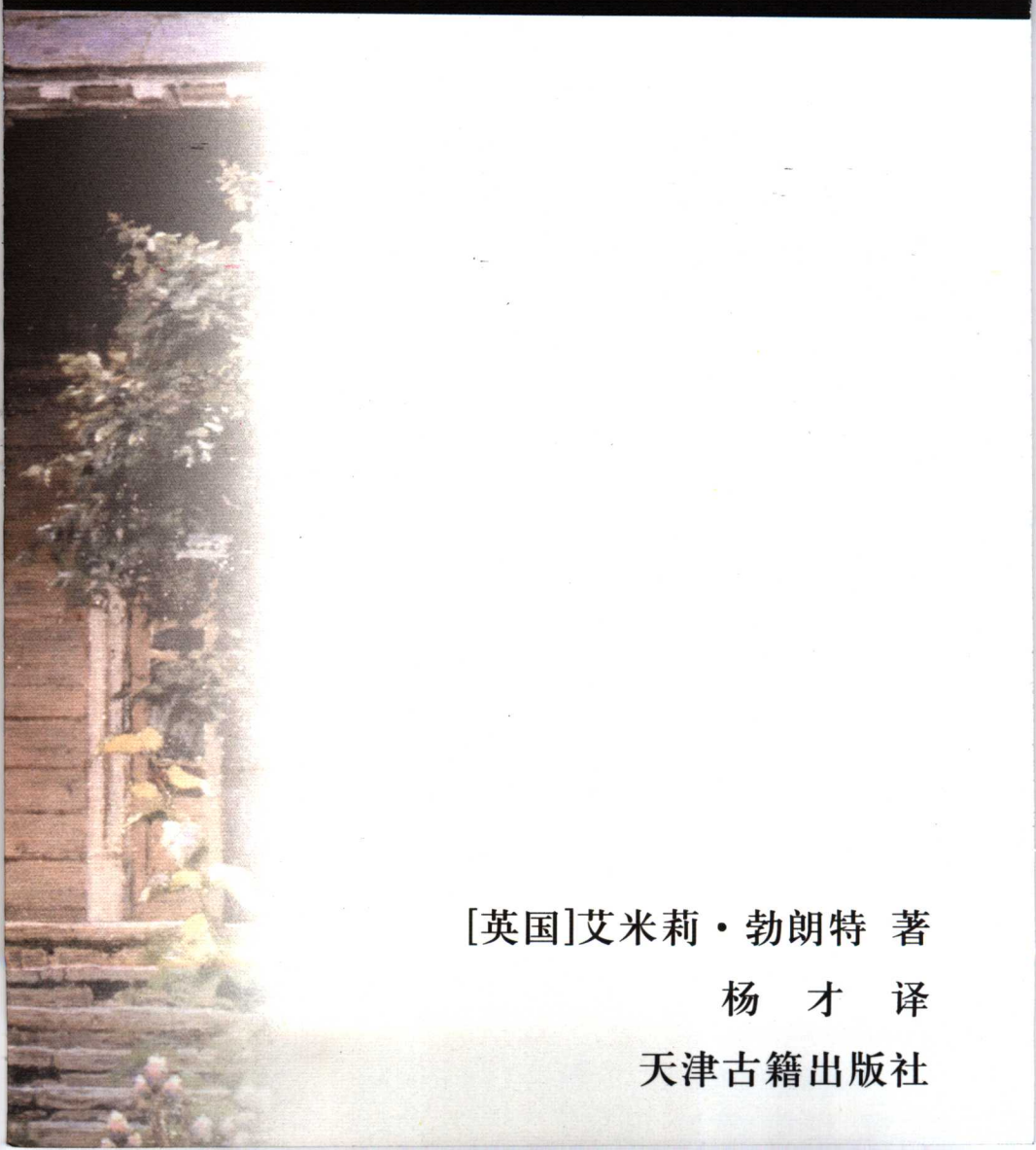
The Adventures and of Robinson Crusoe

[英国] 艾米莉·勃朗特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呼啸山庄



[英国]艾米莉·勃朗特 著

杨 才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英)勃朗特(Bronte, E.)著;杨伯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1

ISBN 7-80696-071-6

I. 呼... II. ①勃...②杨...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189 号

呼啸山庄

著/(英)勃朗特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190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071-6

定价:10.80 元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前 言

—

“在所有被公认的十九世纪英国古典小说中，也许哪一部也不像《呼啸山庄》那样，引起这么分歧的意见吧？”

《呼啸山庄》出版一百年的时候，一位英国学者如是说。的确，这部书自从诞生的一刻起，就与它的作者，那个年轻的弱女子一起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了。

主人公是一个恶棍，十恶不赦，一无是处。奉劝诸君，阅读《简爱》，可是把《呼啸山庄》烧了吧！

一八四八年的英国人这么说。

作者把豺狼虎豹的兽性凑合起来，创造了这个半是畜生半是魔鬼的主人公；这部恶劣的小说成了群魔乱舞、豺狼嚎叫的噩梦！

一八四八年的美国人这么说。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



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到了一九四八年，大作家毛姆又对它推崇备至，把它列入世界十大杰出小说。

至于作者，有人说她哗众取宠，有人说她故弄玄虚，有人说她写出十章这样的东西就该自杀了。她的姐姐，在生前就大名鼎鼎的夏洛蒂，同样不能理解自己的妹妹，为她辩护说：

假使她活着，她的思想会像一株壮实的树木一样成长起来，长得更高更挺拔，更加枝繁叶茂，结出成熟了的，更香甜更红润的果实。

言下之意，《呼啸山庄》只是妹妹的一个不成熟的文学梦，虽然善良的姐姐不忍心说它是噩梦。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又有评论家盛赞艾米莉是天才，是比夏洛蒂更高的天才，而《呼啸山庄》也似乎成了蒙娜丽莎，永远散发着神秘的微笑。

众多的饱学之士挥动着如椽巨笔，爬梳、诠释、评断，长长的论文、厚重的专著堆在呼啸山庄的角落里，越积越高。可这一切，对于那位三十岁就离开人间的少女，才是一场梦，一场那颗满溢着爱恨情仇的心灵无暇顾及的梦。

二

记得第一次读罢《呼啸山庄》，是一个雨夜。孤灯在清冷的风里飘摇，整颗心被合拢的书页锁进了那个迷蒙的世界。结尾处艾米莉轻柔的笔盖过窗外滚滚的雷声，攫住了我的意识：

我在那温柔的天空下面，徘徊在这三块墓碑周围！望着飞蛾在



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倾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心中疑惑不解，为什么会有人想象出来，这些人安静地长眠在地下，却得不到安宁的沉睡。

如果没有这惆怅的凭吊，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书中吹来的十九世纪的荒凉。

在我看来，《呼啸山庄》是一部声音的小说。不同于书外的喧哗与骚动，那里面的音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达到了完满与和谐。希思克厉夫在质问天地、凯瑟琳在歇斯底里、林顿窃窃的爱意、约瑟夫阴阴的咒诅，其间点缀着小哈顿的嗫嚅、小凯瑟琳的欢笑，不啻一部震撼人心的交响。

不同的声响有着不同的意蕴。希思克厉夫的吼声满是仇恨，然而，那是被爱扭曲的恨。林顿的轻声细语当然融着爱，但那爱又缺少生命力的滋润。小哈顿是粗俗暴躁的，可让我们听出了在恨的土壤里顽强生长的人性的呼唤。而小凯瑟琳，她的笑声似乎被自己母亲的痛苦掩盖了，却偏偏是这脆弱的笑声为那个世界重新燃起了爱的火花。

专家们喜欢各式各样的解读。有的读出了十九世纪精神的苦闷，有的听到了工人阶级反抗的先声，而我，则宁愿守着在那个震人耳骨的雨夜里得到的偏见，把《呼啸山庄》看作爱与恨的狂想曲。

聆听这样的音乐，是对心灵的考验。脆弱的心灵会吓得跑开，太过强悍，又无法容忍曲终之时的和解。直到最近还有人抱怨艾米莉的最后一章纯属蛇足，甚或认为除去希思克厉夫那段狂暴的恋爱，其他的一切都是精华之外的泡沫^①。

的确，历来的《呼啸山庄》研究中，对希思克厉夫的解释最成问题。夏洛蒂·勃朗特在为自己的妹妹撰写的序言里说：

只有希思克厉夫才真正是百罪莫赎，在他那直奔地狱的道路上从没有一次偏离过方向。

^①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呼啸山庄》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呼啸山庄》前言。



但是，艾米莉，这更加羞涩更加柔弱的妹妹，却慷慨地赐给这恶人酣然长眠。

于是，声讨、开解纷至沓来。各路专家从不吝惜自己的智慧与辩才，试图为这谜一般的人物找到合理的答案。事实上，那段静谧的结尾并非对读者智力的挑战，而是一种拷问、一个安慰，直接指向人的心灵。艾米莉在问：面对苦难、面对恶，我们有没有勇气继续去爱，或者至少，去宽恕？

三

艾米莉·勃朗特，生于一八一八年，死于一八四八年，去世前一年自费出版了平生惟一的作品《呼啸山庄》，这使她在一片责难声中离开人世。除去虔诚的老父和酗酒的长兄，这个沉默的少女几乎很少有过与男性的接触，更不要说品尝爱情的甘美。她曾经哀叹自己的生命：“我是惟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她孤独地来，又孤独地去，却使自己的孤独成为那场爱与恨的大风暴的永恒的中心。

一切言说都显得苍白，让我们走进呼啸山庄。



目 录

前言.....	(1)
---------	-------

第 一 卷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4)
第六章.....	(38)
第七章.....	(45)
第八章.....	(55)
第九章.....	(64)
第十章.....	(80)
第十一章.....	(96)
第十二章.....	(107)
第十三章.....	(119)
第十四章.....	(130)

第 二 卷

第一章.....	(138)
第二章.....	(146)
第三章.....	(151)
第四章.....	(166)



第五章.....	(175)
第六章.....	(179)
第七章.....	(185)
第八章.....	(200)
第九章.....	(206)
第十章.....	(214)
第十一章.....	(224)
第十二章.....	(228)
第十三章.....	(232)
第十四章.....	(243)
第十五章.....	(250)
第十六章.....	(256)
第十七章.....	(262)
第十八章.....	(268)
第十九章.....	(279)
第二十章.....	(287)



第一卷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

我刚刚从房东那儿回来——那个孤独的邻居，今后不知要给我惹多少麻烦。这儿真算得上是一个美妙的所在！整个英格兰，想不到还能找到这样一片与世隔绝的净土，一个厌世者的天堂。而希思克厉夫和我分享这荒凉景色真再合适不过了。那可是一个绝妙的汉子！在我骑马上前时，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猜忌地瞅着我；而在我通报自己姓名时，他的手指便藏到背心袋里，越插越紧，似乎下定决心不跟人打交道。

刹那间，我对他产生了亲切之感，而他却根本未察觉到。

“希思克厉夫先生吗？”我问。

点一下头，这就算回答。

“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先生。一到此地，我就立刻前来拜访。我再三求租画眉田庄，但愿没给您带来什么不便。昨天，我听说您想——”。

“画眉田庄是我的，先生。”他打断了我的话，有点慌乱，“只要能够阻止，我决不允许任何人给我不便。进来！”

这声“进来”，咬牙切齿的，听来倒像是“去你妈的！”就是他靠着的那扇栅栏也没对这句许诺做出些许表示，哪怕动一动；可能正因如此，我才接受了这个邀请：这个仿佛比我还怪的人真的有点意思。

他看见我那匹马的前胸简直要碰上栅栏了，这才伸手解开门链，然后阴郁地领我走上石路。走进院子的时候，他叫了起来：



“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然后拿点酒来。”

“我想他全家只有这一个仆人吧，”那句双重命令让我不得不做如是想。“怪不得石板缝间长满了草，而牛成了惟一的修剪工哩。”

约瑟夫上了点年纪，不，简直是个老头——也许很老了，虽然还挺结实。

“求主可怜可怜我们吧！”他接过我的马，别别扭扭地嘟囔，又那么愤怒地扫了我一眼，那副嘴脸，使我只能大度地揣度他一定需要神的支撑才能消化他的饭食，而他那虔诚的祷告跟我这突然来访毫无关系。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称。“呼啸”，在当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描述的是狂风肆虐的天气里这地方的喧嚣与躁动。的确，这儿一定是一年到头空气纯净。只要看看房屋那头的几棵稀稀落落，倒向一边的矮枞树，还有那一排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的乞求阳光的瘦荆棘，就可想见北风吹过的威力了。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房子盖得很结实：窄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墙角都有大块的石头防护着。

跨进门槛之前，我停步观赏房屋前面一大堆希奇古怪的雕刻，特别是正门附近，门楣上除了许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我还发现“一五〇〇”这个年代和“哈顿·恩肖”的名字。我本想评论一两句话，再向这位阴森森的主人请教这地方的简史，但是从他站在门口的姿势来看，是要我赶快进去，要不就干脆离开，我可不想还没登堂入室之前就惹他不耐烦。

不用经过任何穿堂过道，我们径直进了这家的起居室：他们索性就把这里叫做“堂屋”。一般所谓堂屋是把厨房和大厅都包括在内的；但在呼啸山庄，厨房被挤到另一个角落里去了；至少我辨别出在尽里面有人咕咕哝哝说话，还有丁丁当当锅碗瓢盆的声响；而且在大壁炉里我也没看出烧煮或烘烤食物的痕迹，墙上也没有铜煎锅和锡漏勺之类在闪闪发光。屋子的一头，在一个大橡木橱柜上摆着一叠叠的白瓷盘子；以及一些银壶和银杯散置着，一排排，垒得高高的直到屋顶，它们身上射出的光线和热气倒是堂皇夺目。屋顶没有顶棚，里面的结构清晰可见，它的构造也任凭人去研究。只是有一处，被摆满了麦饼、牛羊腿和火腿之



类的木架遮盖住了。壁炉台上杂七杂八地挂着难看的老枪，还有一对马枪；并且，还有三个画得俗气的茶叶罐靠边排列着，那是为了装点门面。地很平滑，是白石板铺的；椅子是高背的，很老套，涂着绿色；还有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藏在暗处。橱柜下面的拱洞里，躺着一条好大的母猎狗，猪肝色的短毛，一窝唧唧乱叫的小狗围着它，还有些狗在别的空地进进出出。

要是这屋子和家具属于一个质朴的北方农民，那倒没有什么希奇。这种人有着一副顽强的面貌，以及穿短裤和扎着绑腿的粗壮的腿，坐在他的扶手椅上，一大杯啤酒在面前的圆桌上冒着白沫，只要你在饭后适当的时间，在这山中方圆五六英里区域内走一趟，总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希思克厉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古怪的反差。外貌上，他像一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衣着和风度上，他又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乡绅那样的绅士：或许有点邋遢，可是懒拖拖的并不难看，因为他有一个挺拔、漂亮的身材；而且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是因为缺乏教养而傲慢无礼——我内心深处却对他有一丝同情，觉得他并不是这类人。我直觉地知道他的冷淡是由于对矫揉造作——对互相表示亲热感到厌恶。他把爱和恨都掩盖起来，至于别人的爱或恨，他又认为是一种鲁莽的冒犯。不，我这样下判断可太早了：我是把自己的特性慷慨地施与他了。希思克厉夫先生遇见一个算是熟人时，便把手藏起来，也许另有和我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原因。但愿我这天性是独一无二的吧。我亲爱的母亲总说我永远不会有舒适温馨的家，刚好去年夏天我自己证实了真是完全不配有那样一个家。

那阵子我正在海边享受着一个月的天气，一下子认识了一个迷人的人儿——她还没注意到我的时候，在我眼中就是一个真正的女神。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爱情说出口”；可是，如果眉目可以传情，连傻子也猜得出我对她已经神魂颠倒了。后来她终于懂得我的意思了，就回送我一泓秋水——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顾盼中最甜蜜的流波。我怎么办呢？我羞愧地忏悔——冷冰冰地退缩，像个蜗牛似的；她越看我，我就越冷，缩得越远。直到最后这小可怜不得不怀疑她自己的感觉，她以为自己猜错了，不胜惶惑，便说服她母亲撤营而去。



就为这乖张的举止，我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有多冤枉，那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

我在炉边的椅子上坐下，我的房东就去坐对面的一把。为了消磨这一刻的沉默，我想伸手摸摸那只母狗。它才刚离开那窝崽子，正凶狠地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面，龇牙咧嘴地，像狼一样，白牙上滴着口水。

我的爱抚却使它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咆哮。

“你最好别理它，”希思克厉夫先生以同样的音调咆哮着，跺一下脚，镇住了那条狗，“它是不习惯受人宠爱的——它不是当做玩意儿养的。”

接着，他大步走到一个边门，大叫：

“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的深处咕哝两声，并没有上来的意思。因此主人就下去找他，留下我和那凶暴的母狗面面相觑，旁边还有一对狰狞的粗毛牧羊犬，它们同那母狗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都提防着，监视着。

我可不想和犬牙打交道，就静坐着不动；然而，我以为它们不会理解沉默有时也是一种蔑视，便又对这三只狗挤挤眼，做起了鬼脸。这下糟了，不知我脸上哪副怪相激怒了狗夫人，它忽然暴怒，扑向我的膝盖。我把它扔了回去，赶忙拉过一张桌子做挡箭牌。这举动惹起了公愤；六只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从暗处一齐窜到屋中。我觉得我的脚跟和衣边成了众矢之的，就一面用尽力气挥舞拨火棍挡开较大的斗士，一面又不得不大声求援，请这家里的什么人来重建和平。

希思克厉夫先生和他的仆人迈着懒洋洋的脚步，爬上了地窖的梯阶，那样子真让人恼火：我认为他们走得并不比平常快一秒钟，尽管壁炉这边已经电闪雷鸣。

幸亏厨房里有个人快步走来：一个健壮的女人，她卷着衣裙，光着胳膊，两颊火红，挥舞着一个煎锅冲到我们中间——在她的舞蹈和喊叫中，这场风暴很奇妙地平息了。等她的主人上场时，她的胸脯如大风过后却还在起伏的海洋一般，喘息着。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就在我刚才受到那样不礼貌的接待后，他还敢这样瞅着我，可真难以忍受。



“是啊，真是见鬼！”我咕哝着。“先生，就算有鬼附体的那群猪^①，也没有您这些畜生凶呢。您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老虎的好！”

“对于不多事的人，它们也不会多事的。”他说着把酒瓶放在我面前，又把搬开的桌子归回原位。

“狗是应该警觉的，这是它们的职责。喝杯酒吗？”

“不，谢谢。”

“没咬着吧？”

“我要是给咬着了，早在那咬人的东西身上打上我的戳子了。”

希思克厉夫绷紧的脸上现出笑容。

“好啦，好啦，”他说，“你受惊啦，洛克伍德先生。喏，喝点酒。这所房子里客人太希罕，所以我得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先生，祝你健康！”

我鞠了一躬，也回敬了他；我开始觉得为了一群没规矩的狗而坐在那儿生气，未免有点傻。此外，我也讨厌让这个家伙再取笑我，因为他的兴致已经转到幸灾乐祸上来了。

也许他也已察觉到，得罪一个好房客是愚蠢的，语气便稍稍委婉些，提起了他以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谈到我目前住处的优点与缺点。

我发现他对我们所触及的话题，是非常有才智的；在回家之前，我像是受了鼓动，居然兴致勃勃，提出明天再来拜访。

他显然不愿我再来打搅。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去。跟他比起来，我感到我自己竟如此擅长交际，这真不可思议。

^① 有鬼附体的那群猪——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三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第二章

昨天下午雾浓天寒。我想就在书房炉边消磨一下午，鼓不起勇气踩着杂草污泥，老远到呼啸山庄去了。

但是，吃过午饭（注意——我在十二点与一点钟之间吃午饭，而作为这所房子的附属物的女管家，那位慈祥的太太却不能，或许是不愿理解我请求在五点钟开饭的用意），我怀着这个懒惰的想法上了楼，迈进屋子，看见一个女仆跪在地上，身边是扫帚和煤桶，正用一堆堆煤渣封火，搞得沸沸扬扬一片灰尘弥漫。这景象立刻把我赶回头了。转过身，拿了帽子，走了四里路，我来到希思克厉夫的花园门口，刚好躲过了一场今年初降的鹅毛大雪。

荒凉的山顶上，土地结了一层黑冰，冻得益发坚硬，寒气逼人，使我浑身哆嗦。我弄不开门链，索性跳进去，顺着两边醋栗横生的石路跑去，白白地敲了半天门，直敲到指节生疼，犬吠大作，也是惘然。

“该死的！”我心里直叫，“就为你们这样无礼待客，就该一辈子离群索居。我至少还不会在大白天把门上锁呀——不管了——非进去不可！”

下定决心，我抓住门闩，使劲摇晃。苦着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

“你干啥？”他大叫。“主人在羊圈，你要是找他说话，就从粮仓那边绕。”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叫起来。

“除了太太没有别人。你就是由着性子闹到夜里，她也不会开。”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管这些闲事呢。”这个脑袋咕里咕噜地，又不见了。